

东汉建立之后,治民以“柔道”,治吏以“督责”。汉光武帝的时候,一个叫钟离意的人,能够用心体会朝廷用“柔道”治民的政策,深得刘秀欣赏,称赞他是一个在仁字上用心的人物。然而,对朝廷以“督责”之术治官的政策,钟离意也是很用心的。

钟离意任瑕丘县令时,曾指派一个叫檀建的县府吏员,去向郡府的督邮汇报工作,并依惯例给督邮带去一副头巾。不久之后,那位督邮见到了钟离意,说起自己已有头巾,才没有接受瑕丘县送的。钟离意这才意识到,檀建竟将督邮退还的头巾贪墨了。

当时,这方面法禁很严,事情虽小也不放过。所以,当钟离意把檀建找来追问此事时,吓得檀建连忙叩头求饶。钟离意明确告诉檀建,这件事可以为他保密,也不深究,但他这个官是不能再做下去了,可挂名一个不重要的职位,然后回家休长假。做出这样的处理,钟离意的用心,也还有仁的一面。檀建就这样回到家里。但他总是不到县街上班,引起了老父的怀疑。檀建不得不将事情的原委,一五一十地向父亲坦白了。那时候,社会上很重名誉。像做官贪污这种极不名誉的事,一旦在犯者的家乡传开,他的家人、亲戚都会抬不起头来。乡里的“清议”,甚至比在官场更严厉,会传得很广



很久。檀建的父亲想不到儿子竟然犯了“贪赃”的罪名,整个家族都将为之蒙羞,是既痛恨、羞愧,又伤心已极。他摆了一桌宴席,与儿子同吃。吃完后,他对檀建说:“吾闻无道之君(汉代地方官,习惯上也常常被称之为‘君’)以刀残人,有道之君以义行诛。”在老父的责令下,檀建饮毒药自尽。

在檀建的父亲看来,钟离意不

钟离意的仁与廉

程念祺

杀檀建,就是要让他自裁,以保全他自己和家族的颜面,而不是要法外开恩。老人家的这种想法,其实并不合乎钟离意的本意。而他要儿子以死谢罪,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当时社会上把贪污看得极重、极可耻,他的家族承受不了这种社会压力。檀建贪污的财物虽然很少,但犯罪的性质,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在社会普遍的观念中,都是极可耻的。钟离意不让檀建继续做官,根据的不仅是法律,也是当时社会的一般看法。由此可见,反贪固然要严格执法,也必须要有好的社会风气配合。如果社会上不以小贪为贪,甚至以贪为能,以贪为荣,廉耻之心丧尽,没有了任何“清议”,檀建也许还会自觉冤枉,父

母兄弟及族人还会到处为他鸣冤叫屈,乡里乡亲还会为之呼应。那么,惩贪的制度就不能起作用,钟离意对檀建的这种处理方式,只能流为对贪污的一种退让和放纵。

汉明帝的时候,钟离意官升尚书。一次,交趾郡太守张恢的贪污案审结,人被押到京师处死,赃物充公入库。明帝一时兴起,就以部分赃物赏赐群臣。但钟离意却把自己分到的几颗珠宝当场扔到地上,对明帝更是连一句感谢的话也没有。明帝问他为什么。钟离意说,孔子渴了,但名为“盗泉”的水,是不喝的;曾子看到名为“胜母”的邑,掉转头就走;自己作为朝廷大臣,当然也无论如何不敢拜领这种作为赃物的珠宝。他的这番话,是要提醒明帝,查办了这么一个贪官,朝廷上下都应该警惕自励;如今拿着缴获的赃物兴致勃勃地赏赐官员,官员们哪里还会有什么惕励之心;更不会为官场上出现这样的贪腐之輩而感到羞耻了。明帝听懂了钟离意的话,不由地赞叹道:“钟尚书的话,真是干净啊!”

钟离意所在的时代,无论朝廷,还是社会上,都是有清议的。有清议,官场和社会上的风气就比较好,惩贪的制度就能够比较好地执行,像钟离意这样既用心于仁,又严于执法的官员,在官场上才有立足之地。

在北美,鸟和人类是共居的。很多人在院子里挂喂鸟笼,冬天放上谷物,会有小鸟钻进钻出。从窗子望出去,能看见各种不知名的小鸟来吃食,红的、蓝的、绿的、黑背黄腹的,叫声悠扬动听。还见过一只啄木鸟帮我家的树捉虫。

我从前住的公寓在十楼,阳台上常有野鸽子栖息,有对鸽子一直在阳台上过夜。我在阳台上放了一只纸箱,它们就把纸箱当成了窝,还在窝里下了两只蛋,孵出两只小鸽子。之后它们又下了两只蛋,又开始孵蛋。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一天清早,我看见两只大鸽子停在阳台栏杆上,窝里只剩一只羽毛未丰的小鸽子,两只鸽蛋都不见了。鸽子“咕咕”的叫声失去了往日的欢快,变得忧伤低沉。中午,我一进门,赫然发现一只黑色的大乌鸦正在啄食那只小鸽子,已经血肉模糊了。以前只知道乌鸦吃腐肉,没想到活物也吃,而且还这样残忍!

北美最常见的水鸟是野鸭、海鸥和大雁。公园里的野鸭都被人喂熟了,一见人掏袋子,就争先恐后蜂拥而至。有一次遇见一只母鸭带着一群毛茸茸的小鸭子,一摇一摆过来吃食。鸭妈妈一边看顾自己的孩子,一边虎视眈眈盯着其他鸭子,如果有人有胆敢凑过来争食,立刻跳将出来猛啄一气。我先生见女儿喜欢小鸭子,抱起一只想让女儿摸摸,不料惹急了鸭妈妈,拼了命地扑过来要啄他手,我先生连忙放下了。我笑着说,大家都是母亲,我能理解鸭妈妈为何凶悍如斯。

美国野鸭和加拿大的品种不同。美国野鸭比较寻常,就是一般的灰麻色,而加拿大的绿头鸭则是国宝级的保护动物,是加拿大的特有物种。加拿大的一元硬币上,印的图案就是绿头鸭,可见加拿大人对这种吉祥物的喜爱。

在湖边喂野鸭时,会招来成群的海鸥。海鸥因为羽毛洁白,姿态优美,一直惹人喜爱。但如果近距离接触,你会发现这其实

失去亲人的家人在撕心裂肺地哭嚎。就在我家震倒的房屋前面,一个拾烟蒂的小女孩被炸得血肉模糊,惨不忍睹,我父亲也因被震塌的房屋击中了头部,失血过多,伤口发炎,不久含恨过世。

在日军的狂轰滥炸中,我失去了慈爱的父亲。我一度精神恍惚难以自持,尤其是夜幕降临,我会到家门口去等候父亲归来,甚至神志不清地问母亲:“这么晚了,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看到我母亲被我问得泪流满面时,我才清醒过来,勤劳慈祥的父亲是再也不会回来了!

父亲去世后,一家老小全靠母亲支撑着。我是长女,再三恳求母亲让我出去找工作帮她分挑养家重担,但日本侵略者的兽行,使母亲如惊弓之鸟,不许我

刚下飞机,才走出纽约肯尼迪机场,便遭迎头一击:我预订的纽约凯悦大酒店的接车竟然爽约,全然不见踪影。我掏出手机,不惜使用国际漫游给酒店前台打电话。接听电话的女士一定以为我的手机服务商秉承为民奉献宗旨因而价格低廉,所以让我别挂电话,她则帮我询问。结果,我足足等了半个小时,没说半句话,最后却被告知,他们也找不到那个事先预约的前来接我的出租车司机了。

我决定自己打车。我推着我的大大小小的行李箱朝出租车候车点走去。我的行李箱太多太大了,以至于走起路来都摇摇晃晃。此时,有人向我走来,示意我不用如此费劲,坐他的车便是,他会帮我提拎那些沉重的行李。这不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黑车”吗?我有些犹豫。他大概猜出了我怕被宰的心思,掏出一本价目表,说纽约所有的出租车都一个价码。我当即问他到凯悦大酒店车费多少,他说100美元,绝不另外索价。这与我让酒店接车的费用完全一致。这样,我就一点也不幸劳地坐上了他的车,并安全到达酒店。

一天,我以心系天下的情怀,去联合国大厦参观,这是我真正第一次在大街上扬手打车。司机是个年轻的黑人,到达目的地后,他问我刷信用卡还是付现金。我说刷卡吧。然后,他指着后座背上的电子计价器,让我自行付款。原来,纽约出租车的计价器和付费器是连在一起的,而且你首先必须选择小费。小费分为三种,15%、20%、25%。我有点心虚地想选择最低的15%。可是,我非但找不到这三个选择的触摸式按钮,甚至完全不知道应该将信用卡插在哪里。无奈之下,黑人司机就在曼哈顿的这块世界上唯一的“国际领土”上打开车门,跳下车来,帮我刷卡。完成后,他问我是否要小票,我脱口而出说要的,他便回到车里,打出小票,随后速速离去。我忽然生出一个小心眼,想看看他

是一种很凶猛的鸟类。目光冷厉,嘴尖爪利,行动迅捷,憨厚笨拙的野鸭根本不是对手。只要被海鸥发现我在喂食,野鸭就只能靠边站了。当我在抛撒面包屑时,往往有几十只海鸥在我头顶掠过,盘旋翻飞,发出嘹亮的鸣声,实在是一副壮观的场景,令我有些心惊肉跳,总是草草把食物喂完收工。

很多人在湖边的公园里烧烤,这可是野鸭和海鸥们大快朵颐的好机会。它们耐心地在不远处观望,等人把食物丢过去。我见过一只上了年纪的野鸭,胆敢走到人脚边觅食,一副老吃老做的模样。大家都乐意将自己的食物与鸟儿分享。此时,人与鸟,构成一幅温馨的画面。

究竟选择了哪一种小费,令我惊讶的是,他压根就没做这件事,只刷了计价表上的里程价。我抬起头来,那车早已不见踪影,只有190多面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旗帜在蔚蓝的天空里飘扬。

有一次,我打车去著名的华尔街,我想在那里看看全世界最有钱的人是怎样的头脸。来自印度的出租车司机说他对那里很熟,可以绕道而行,避开那些车水马龙的大街。车到达后,我突然发现自己忘带信用卡了,口袋里只有一百美元票面的纸币。当我把钱递过去时,他像见到天外来客似地看着我,紧张地将身子往后靠去,伸出两只大手,一个劲地说“不行不行,太大了太大了!”说起来也是,极少有美国人口袋里揣着百元大钞的,拿几张20元票面的纸币出门是最可耻高气扬的。没有办法,我只能到最豪华大楼底下的最平民化的卖冰激淋的移动小货车前,花3块美元买了一个蛋筒冰激淋,显然是假期打工的学生伙计见了百元大钞后也是大惊失色,那出租车司机急急地向他说明缘由,他便放下生意,跳下车子,到附近的另几辆移动货车上一个个去凑零钱。当他将那些换成小额票面的纸币给我时,那出租车司机如释重负。

还是回头说说那家纽约凯悦大酒店吧,在我回国时,他们来问我是否需要提供送机服务,我一口拒绝。我自己找了一家出租车公司,他们说来接我的司机名叫安迪。他非常守时地在说好的地方来接我。其实,他不是出租车司机,而是Elvis国际旅游公司的老板,而且还是个中国人,只是很小的时候就来美国,说的中文有他老家福建的浓重乡音。他说,他怕耽误时间,提前两个多小时就出门了。他听了我的接机遭遇后,说是不可思议,因为这是一个讲究契约精神的国度,他说,如果你真的为了这个国家好,那你唯一能做的就是投诉,让他们整改。



查尔斯 (油画) 汤大尧

感觉当中葛明铭越来越像老底子弄堂里厢欢喜茄山河的邻家爷叔了。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间百态,远至地球那端,近至社区趣闻,口若悬河,妙语连珠。听得上海故事汇的那些阿姨妈妈、大叔大伯们,全神贯注,鸦雀无声,或前仰后合,开心异常,最后还要掌声雷动。

好了,上海故事汇收不住了,在市群艺馆办好了,各个社区街道也要办。这个活动就像开分店一样,一家一家开出来了。这下把邻家爷叔弄得有点忙。忙起来,大清早7点钟坐火车到金山山阳,下午火车赶回古宜路群艺馆,晚上还要到电台录节目,档期排得交关满。当然,忙得也蛮有成就:粗算算,上海故事汇已经坚持了两年多,加起来将近办了200期,现场听众人次超6万,成为上海滩上有点影响的市民文化活动的。

讲起来邻家爷叔葛明铭也曾经是个名气不小的人物,交关老上海应该记得,28年前曾经有一档电台节目,滑稽王小毛,记得吗?“笑就是乐,乐就是笑,我是滑稽王小毛……”每天,那口苏北腔的主题曲一旦响起,多少人会守着收音机收听,脑子里厢立时三刻活脱脱个王小毛跳出来了。葛明铭就是滑稽王小毛的策划者、创作者、责任编辑。现在葛明铭他发挥余热,不过这个余热发挥起来也蛮结棍的,策划了上海故事汇这个活动。每期会邀请本市的优秀故事员、故事家来讲故事,而葛明铭是个串联者,文章其实就放在串联词里,围绕的是这两周的市民议论热点,什么双十一光棍节分析,什么老底子上海人哪能吃粽子,什么又见“股疯”等等,一口清爽标准的上海话,既亲切,又中肯,许多话还讲到了人家的心底里,同时也形成自己脱口秀的风格。

闲话讲回来,葛明铭也欢喜讲。有人劝他,到这个年纪更应该考虑出去旅游旅游。他说,没办法的,我这个人熬了,让我到台上讲,下面听众听得痴迷,听得开心,我心里也开心。出去三两天还可以,辰光一长,我也会惦记这些老听众的。有一次到浦东的道德讲堂讲课,组织者老沈同志与葛明铭商定:课时一个小时。想不到葛明铭他越讲越有劲,当然,下面来听的社区居民也是越听越有劲,两个小时也停不下来。弄得老沈同志头上的汗也冒出来了。这种讲课是事先策划好的啊,多少课时多少讲课费,不可能临时变动的呀。下得台来,葛明铭主动握着老沈的手说:“老沈啊,一个钟头实在不过瘾,讲的时间长了点,依不要见怪,讲课费啊?随随便给。”

当然,邻家爷叔也会讲。他讲起来可不是无轨电车,开到哪里是哪里,凡上台必做好案头工作,几乎都形成文字。最多上台后有个即兴的小发挥,来个包袱俚语什么的。因为是事先设计,所以,文法、逻辑性、措辞、布局等都有其规范性和准确性。再加上颇接地气的视角和态度,令人捧腹的诙谐和幽默,有这么多人喜爱,“好”上了这一口,也就不足为怪了。

这不,葛明铭泡好热茶,衬衫笔挺,派头蛮足地又出发了。题目他老早写好了,很切时弊,也是市民前些天议论得比较多的凶险大事:《夺命电梯》。



《被遗忘的大屠杀》作者张纯如小姐以确凿的证据,和她宝贵的生命,揭露日本侵略者屠杀南京人民的暴行,令我百感交集,夜不能寐。

日本为了掠夺我国土地财富而发动的这场战争,受害者岂止南京一城,日军所到之处,无不一尸骨盈野,血流成河,这是世界历史上最惨绝人寰的暴行。我们这些活下来的幸存者如何能压制内心的愤怒,忘记国破家亡、亲人们惨死的深仇大恨。

1941年,我随全家逃难到浙江绍兴。一天清晨,我听到飞机的轰鸣声,惊见日机在我头顶上盘旋,炸弹已从空中滚落下来!刹那间,我眼前一片漆黑,我被埋在了房屋的废墟下。当我从断墙残垣中爬出来时,绍兴城已成了人间炼狱。大火到处在燃烧,炸伤、压伤的人在痛苦的呻吟,

失去亲人的家人在撕心裂肺地哭嚎。就在我家震倒的房屋前面,一个拾烟蒂的小女孩被炸得血肉模糊,惨不忍睹,我父亲也因被震塌的房屋击中了头部,失血过多,伤口发炎,不久含恨过世。

在日军的狂轰滥炸中,我失去了慈爱的父亲。我一度精神恍惚难以自持,尤其是夜幕降临,我会到家门口去等候父亲归来,甚至神志不清地问母亲:“这么晚了,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看到我母亲被我问得泪流满面时,我才清醒过来,勤劳慈祥的父亲是再也不会回来了!

父亲去世后,一家老小全靠母亲支撑着。我是长女,再三恳求母亲让我出去找工作帮她分挑养家重担,但日本侵略者的兽行,使母亲如惊弓之鸟,不许我

外出做工,还剪掉我的辫子,把我扮成男孩子。母亲当时也仅是30多岁的少妇,不得不把自己扮成蓬头垢面的老妇外出赚钱。她多次惨遭日本人的殴打,还被日本人的狗咬得鲜血淋漓,但为了全家的生存,她咬牙硬撑着。一天,灭绝人性的日本强盗最终夺走了我母亲的生命。我忍着锥心的痛楚,轻轻为她合上眼睑。

接着,我全家都被传染了伤寒。我侥幸活了下来,但是我幼弟和我两个妹妹都不幸病死。绍兴城里病死的老百姓不计其数。《中国浴血世纪》作者鲁梅尔指出:“日本人对中国人实施残酷的生物实验战,在上海、宁波等地撒下带着瘟疫的罐子,霍乱杆菌、伤寒杆菌……投入河里和水井里,使得平民和军

人都得到感染,死亡的人数令人难以置信!”

我曾是个活泼的女孩子,亲人们惨死后,我从此再无欢笑。有的是思念不尽的痛惜,是对日本切齿的仇恨!

前事不忘,后事之鉴。如今我已年过九旬的残疾人,但《被遗忘的大屠杀》作者张纯如小姐的民族正义感深深打动了我。如果从那个年代幸存下来的老人们都口诛笔伐当时日军的罪行,用文字留给后辈,就是驳斥日本政府抵赖狡辩的最有力的证据。

张纯如的这本书不会被遗忘,她也会永远活在热爱和平、反对屠杀的正义人士心中!

骨气、志气、勇气,铸就无数民族忠魂。在书中重温抗战